

隔代亲

我平生喜欢旅游，所以年年寒暑假，带外孙女游山玩水，就成了我责无旁贷的义务，其实，这也是我晚年生活中之一乐呵！刘恋今年 10 岁，我俩已经登过泰山，下过海南，内蒙古草原骑过马，西双版纳戏过猴，游过香港迪斯尼，上过韩国济州岛……

对刘恋来说，旅游当然就是玩乐，不过，如果她能在玩中学会欣赏大自然的美丽，那也就玩得“不虚此行”了。她 7 岁时，我们游内蒙古大草原，她骑小白马，我骑枣红马，并辔而行，逍遥溜达。我问她：“刘恋，说说看，大草原与上海大城市，有什么不一样？”刘恋环顾四周后说：“草原上没有红绿灯，没有大马路，喜欢往哪走就往哪走！也没有商店，没有高楼，到处是望不到头的青草！太美了！”当晚，我们宿在蒙古包里，一起静静地欣赏草原的日落与日出，一起抬头遥望深邃苍穹的满天繁星。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外公啊，

带外孙女旅游

我们就住在这里吧。”

每次出游前，我都会将有关的名胜介绍、文史知识整理打印出来。飞机火车上，她捧着资料，读得很认真，不识的字，都会一一问我。去年暑假，我带她去大名鼎鼎的泰山，还没到山麓，她已将杜甫写泰山的名诗《望岳》背出来了。在泰山最高处的天街玉皇顶，她俯瞰着下面连绵的小山头，群星拱月地匍匐在主峰脚下，不禁惊叹说：“外公呀，真的是‘一览众山小’哦。”游毕泰山，这首诗她已滚瓜烂熟了。巧的是，今年她上暑假托班，老师叫比她高一级的男生背《望岳》，那男生一时语塞，边上的刘恋脱口背出，还解释说“我去过泰山的”。

旅游中的小惊喜小趣事常令我们津津乐道。无锡的惠山顶上，竟立着一块大石，上刻大大的“恋”字，真是奇事怪事，刘恋立即兴奋地与“恋”字石合影留念。在三亚的海滩边拾贝壳时，她自己结识了一位比她年长 10 岁的成都大学生

文 / 苏浙生

“付姐姐”，这是刘恋的第一位“驴友”。次年暑假，刘恋与我还应邀去成都作客，她俩成了好朋友啦，你说有趣不有趣？

长辈的兴趣爱好，会影响感染小辈，这叫潜移默化吧。刘恋现在已对旅行大感兴趣了。语文书上或课外读物里，看到令她神往的某地某景时，就会说：“外公啊，我们去那里看看吧。”期末时，早早就问我：“外公啊，放假后，我们去哪里旅游呢？”她的学习成绩，我向来不大过问，自有她父母操心着，而我也并不指望她将来如何如何，只是希望她长大了，也能爱好旅游，做一个视野开阔、见多识广、热爱大自然、热爱世界文明的人，所以，我出版自己的游记散文集《挥挥手，旅行去》时，特地扉页上印了一行字：“谨以此书献给外孙女刘恋，愿她茁壮成长，将来周游世界”。刘恋很喜欢这本书，还送了几本给她的同学，相约将来一起去旅行呢。



松鷹图 林曦明（88 岁）作

父亲母亲

7 月的一天，我又一次踏进了这户特殊的家庭，这是我第四次去了。

家庭的主人为寿金兔和顾美菊，两个女儿为寿容君和寿文清。父母原在铁路上海客运段工作，分别退休在家。大女儿寿容君 1983 年出生后一年诊断为先天性脊髓肌肉萎缩症而不能站立，生活不能自理。直到 1991 年再生一个女儿寿文清，不久同样确诊和姐姐一样的病，不幸一起降临到这个家庭。

为了治好女儿的痛，父母求助各大医院，又不远千里，背着行李，推着轮椅到石家庄、太原、北京等特色医院求医，拿回的是一大堆药和器具，其结果毫无作用。

大女儿要上小学了，为满足女儿的求知欲，父亲每天一早把她送到学校后再去上班，晚上又要请假接女儿回家，就这样初中毕业了。小女儿也要

在现场

母亲的爱

文 / 张锦渭

上学。这时候父母实在力不从心，怎么办？大女儿告诉爸爸，“让我读完高中就在家，让妹妹好好读书。”父母就再次分工，父亲送大的，母亲送小的，小的从小学直到培养到大学毕业。

在上海政法大学四年中，母亲到学校帮女儿整理房间，洗衣、买菜、烧饭，一切日常生活都有母亲照顾，课间时上厕所，母亲还要去照顾料理。

面对这样两个女儿，父母亲几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她们身上。一口一口喂饭，风雨无阻接送。不管是炎炎的夏天，还是严寒的冬天，一

家子就这样愉快地生活着。

争气的小女儿没有辜负父母亲和姐姐的期望。在高中和大学读书期间，先后获得闸北区“自强不息好少年”称号，2009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，2011 年“外研社杯”英语演讲大赛全国二等奖等荣誉，还获得了“英语专业八级”和“英语高级口译”证书。

然而不幸的灾难再次降临这个家。父亲退休后不久，于 2013 年 5 月查出肺癌晚期，在花费了大量的医药费后于年底去世。照顾两个女儿的生活担子全落在母亲身上。两个女儿说：“望妈妈身体健康长寿，我们爱妈妈。”妈妈说：“我将全力照顾好你们，快快乐乐地生活。顾美菊告诉我，现在我的退休工资全部给了钟点工，日常开支靠政府一点补助。女儿用电脑翻译一些文件、资料等获取收入来维持家庭。”

惬意时光

某天，趁着不开车，好好白相了一次淮海路。

没了开车、停车的连累，身心顿觉无比轻松，步随心至，颇接地气。平时无数次开车经过淮海路，都是匆匆的风景，除了人流、车流，几乎是不能多看“野眼”的。然而，淮海路毕竟留着我 20 年前的记忆，今天淮海路的细节有变化么？

穿过延中绿地，沿着成都南路漫步，正在为曾经采访过的几家知名饭店早已易帜而感叹之际，发现了转角路口的“老大房”，目睹新鲜油润的现烤月饼，尽管离“中秋”还远，还是买下了一份思念：5 只鲜肉，5 只豆沙；经过隔壁淮海电影院，蓦然想起一家已发展到别处的“弄堂筵”本帮菜馆，不然，对胃口的午餐就是这里了；“光明邨”的外卖窗口始终有一条长队排着，似乎成了一道固化的风景。看着有点油腻的酱排、蹄膀，心里想着爽口的夏令下饭的菜——酱菜；信步踏入“全国土产”前，想起前不久一件有关这里酱菜

弃车白相淮海路

柜创出高效益的新闻，进店一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两个窗口，两条龙长逶迤，一条蜿蜒在店堂，一条的尾巴已伸出店门，龙尾踏在淮海路的街砖上晒太阳。冲着过去常来买酱菜、辣酱的美好回忆，决定排在店内那条龙尾，闻闻酱香气息，又有空调，不啻享受。排近窗口，长龙前段的人们无不喜睁眉眼，引颈快速扫描着自己喜欢的品种。“啊，久违了，总得多买点回家。”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，竟引来了前面那位福相阿姨的同感：“先生，依从哪里来？”“从锦江乐园那里，好远！”我答。上海阿姨不怕生，喜悦的眼神分明在问我：依大概好久不来淮海路了吧？当我们的眼光对视片刻之余，奇迹发生了：福相阿姨竟是我中学同学！一时感慨连连，弄得前排队客好一番围观。

原来，这位原住打浦路的女同学早在 20 年前就动迁到梅陇高兴花园了，一别 40 多年的老同学，竟在酱菜柜邂逅，实在出乎我这个半老头的意料。提着一大包各色酱菜，握别老同

文 / 丁汀

学。出店门瞥见对面弄堂口的“北万新”，又忆起过去在这里吃冷面的情景。于是，特意绕过去坐进弄堂里的餐厅，点了一份鳝丝浇头的冷面。其实，坐在这里我是想更多地观察现在淮海路居民有啥变化。

果然，一盘冷面吃出了两个感慨：一位穿精致拖鞋的时髦姑娘，竟将一份还剩大半的冷面和一碗汤丢弃在桌上，神情矜持地昂然而去。她肯定住在附近，临走没忘桌上的房门钥匙，但这等暴殄天物之举，即使近郊点心店也常见，联想自己年轻时在这吃冷面，绝对是“光盘”的情景，难免感而慨之；一位年约 50 的男人点了 8 只生煎，一碗鸡鸭血汤后似乎来了酒意，加了一瓶啤酒，其悠然自得地品咂之余，竟然脱下人字拖，将脚丫跷在座凳上不算，还腾出左手去挖右脚趾……这个 20 年前不少见的老镜头，竟然至今还有活力！看来，淮海路商业形态硬件水平的提升，还得有居民人文素质的提高来匹配才行。

妈妈从小失去母亲，也没有兄弟姐妹，父亲参加新四军游击队，并参加抗美援朝。一个人在苏北农村长大，没上过一天学校，抗美援朝结束后，地方政府发给母亲一张烈属证，写的是我外公光荣牺牲。坚强的母亲一个人就这样挺了过来。后来嫁给我父亲来到上海，并在上海卷烟厂工作直到退休。

那个年代，我母亲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 5 人，当时由于刚来上海没有工作，靠捡煤渣、砖块等卖钱，以补贴家用。进了卷烟厂之后，勤俭持家、教育孩子。孩子们慢慢长大了，家里的衣服越来越难以合身。上世纪 70 年代许多东西都凭票供应，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、黑白电视机等都要凭票。1972 年夏天，母亲在单位里摸到张缝纫机票，与父亲商量后到百货店花了 147 元买回了这台蝴蝶牌缝纫机。要知道那时工资才 40 多元，大姐学徒才 17 元，一百多元钱可用于三个月全家的生活开销。记得这台蝴蝶牌买回来之后，母亲与大姐每天下班后用旧布、碎布练习怎样踏得针线密、齐、直，没过多久，我们身上穿的已焕然一新，后来我知道，为了学会用缝纫机，母亲的手因不了解缝纫机的性能受受伤。

这台缝纫机伴随着我们的成长，母亲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含义。三年前父亲离开了我们，母亲一个人住，有时候会听到缝纫机的声音。这声音有着许多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故事。

时代在发展，这台缝纫机一年也用不上几回。搬新公房又将这台伴随着我们长大成人的缝纫机带到新房。小外孙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有时看到外婆坐在缝纫机旁缝衣服，还以为外婆在玩玩具。他们已不知道身上穿的衣服是缝纫机缝出来的，只知道要穿什么到店里去买、衣服坏了扔掉不穿而已。蝴蝶牌缝纫机静静地放在母亲的房间，我不知道一年里用过几次，但我知道以前父亲活着的时候每年都会给这台缝纫机上上油，保养一下，保养得比新缝纫机还灵活，因为一次我的衣服脱线，妻子用过一回，她告诉我的。